

情仇

陈立德

解放军文艺社

情 仇

陈 立 德 著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 $\frac{1}{2}$ ·插页2·字数232,000

1981年3月第1版·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20,000

书号10137·34 定价1.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

作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图景中，通过一支农民武装的首领——黄英姑和她的师兄耿铁锁，从一对患难与共的恋人，到在生活的道路上分道扬镳，最后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生动故事，真实地再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对农民武装的改造及农民革命英雄的成长过程。成功地塑造了黄英姑、刘青林、耿铁锁、双喜、五妹子等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

小说情节曲折跌宕，笔调细腻，感情充沛，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封面设计：黄驾宇

插图：倪震

引 子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是一千多年前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写的。形容的是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的巴山蜀水之间，那群山陡峭、江流湍急的动人情景。这一带就是闻名天下的长江三峡。三峡之中，瞿塘最窄，巫峡最峻，西陵最险。古诗中称瞿塘的有“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称巫峡则有“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足见行路之难；称西陵的更有“清滩池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之句，舟人过此，发竖齿寒。这三峡两岸，群山逶迤，峰峦重叠，江北岸是纵横数千里的大巴山脉，腹心地带埋藏着千万年无人开发的神农架原始森林；江南岸更有从大巴山脉延伸过来的巫山山脉和从云贵高原伸展过来的大娄山脉，

造成了数不尽的高山峻岭，连绵千里的原始森林，无数的悬崖深谷和瀑布湍溪。这一片山区包括了湖北的鹤峰、来凤、咸丰、利川；湖南的桑植、大庸、龙山、永顺；以及四川的黔江、酉阳、秀山等县，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湘鄂西山区和川东山区。俗话说：“山高皇帝远”，自有阶级压迫以来，这里历来就是绿林豪杰们占山为王，劫富济贫的啸聚之所。几千年来，被封建统治者称之为“匪患”的贫苦农民的反抗斗争，从未有一天断绝。当然，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孳生在这里的地头蛇，为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也竭力使用了一切伎俩，来消灭、分化或瓦解这些自发的反抗力量。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时而流星般地崛起，时而流星般地消失；有的变成统治阶级的鹰犬，也有的遭到身败名裂的命运。然而，那反抗斗争的火焰，却并没有一天停熄过。那些应运而生的草莽英雄们，就象原始森林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林木一样：冬天，树叶雕萎飘落了，春天，新的树叶又更加繁茂兴盛地生长出来。大多数的这样人物的名字，都早已象过眼烟云似的被人们遗忘了。只有那些全始全终地为着穷苦老百姓赴汤蹈火的英雄，才象神话般地永远为人们所传诵着，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那些传说的内容也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神奇，充满着人民的真挚热爱和尊崇的感情。黄英姑——就是我在哪里听到的流传得最广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之一。

一九五〇年初，我随着一支向大西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从湖北西部的重要城市宜昌出发，乘一条拖船沿长

江上溯，经过了有名的三峡之一的西陵峡，到达了靠近四川东部的一个县城——巴东。这个县城就在长江南岸的一座高山上，它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重重叠叠的高山，一直延伸到湖南、四川以至贵州那边。我们在这里驻扎了几天，筹办粮草，作好继续行军的准备。这个县城很小，只在狭窄高陡的山脊上有一条不到一百米的小街，街上很穷，只有几家门面稍为大一些的商店。开头，老百姓看到军队的到来颇有些惊恐，但后来看见了士兵们对人都很和气，买东西都按价付钱，还帮助驻地的房东挑水劈柴，干各种农活，人们的心情又都由惊奇、感动，变为崇敬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笑脸相迎，开始攀谈起来。我的房东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男的是在江边码头上替轮船装卸货物的苦力，女的是一位慈祥的主妇。在他们的堂屋里供着一尊发黑的白瓷观音大士像，每天晚上都要虔诚地在那大士像前点燃三根细香。大约是在我们驻来的第三天傍晚，那位房东从码头上回来正吃着夜饭，用一个浅蓝粗瓷花碗喝着烈性的红苕酒，略有几分酒意，他盯着我们军帽上的红五星看了一会儿，忽然怀着浓厚的兴趣向我们发问道：

“你们这个队伍，是不是就是当年跟贺龙闹起来的红军？”

我回答他：“是的。”

他又非常关心地问：“那么，英姑这回到底打回来没有呢？”

我也感到有些奇怪地望着他：“哪个英姑？”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那目光里流露出惊奇的神情，仿佛连这样一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以致怀疑我是否真的会是当年那个红军队伍里的人似的。他大声地说道：

“你真的没听说过她？这里三岁娃儿都知道她的名字。她在贺龙手下当过团长，一个女将，带几千人，那是闹着玩的！”

我也知道这件事的确不简单，在我们的队伍里，女兵并不算少，但真正带兵打仗的军事指挥官还见得并不太多。不过，“英姑”的名字我过去确实还没有听到过，因为在漫长的斗争岁月里，跟贺龙闹过革命，在他部下当过团长、师长的人真不算少，如今，有的调动了岗位，有的改变了姓名，即使同在一起的战友有许多也无法知道下落，更何况我这个刚参加人民军队不久的新兵呢？我只好如实地回答他：我确实不知道英姑这个人的情况，而且，那些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红军指挥员，即使今天仍然在解放军队伍里带兵打仗的话，这回也不一定能这么巧地打回到这里来，因为全中国那么大，各个部队的作战任务都有分工，那位英姑团长兴许正带领队伍战斗在大西北或者东南沿海的某个地方。

但是，这种回答并不能使我的房东感到满足，他仍然坚定而执拗地说道：

“她不会不回来的！你一定不认得她，她本事大，总是来无影去无踪，我敢担保她这回就在你们的队伍里头！”

这时，那位正在观音大士像前面燃香的主妇低声插话道：“听说她就是观音菩萨底下的一个徒弟转世，专为派她

下凡来给老百姓救苦救难的。百子庵的师姑们都听说过她半夜悄悄跟观音娘娘说过话。”

她说得那样虔诚和认真，以致我想笑也不敢笑出来，因为这样的形象无论如何是跟一位红军团长联系不到一起的。但我也一时无法反驳她的话，因为我不知道百子庵的师姑们是如何讲述这些怪诞的经历的。那位房东又接着兴致勃勃地说道：

“她是不是真跟观音娘娘说过话，这我倒没听说过。不过她供的那个观音娘娘像，我倒是亲眼得见。那尊像真比她自己的性命还要贵重，听说不管遇到多大危险，她总把它背在自己身上；每天的三餐饭可以不吃，娘娘面前的三遍香可一回也不忘烧！她那个心肠也真跟观音娘娘一样，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待老年人就象自己的亲娘老子，待那些娃娃儿们更是比亲生的儿子姑娘还要亲！就是如今在我们这一块儿，也还有不少是英姑从小养大的呢！”

房东的这些话确实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真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人，然而又是一个多么使人感到亲近的人啊！这一晚，我拿出了从武汉出发时珍藏一个多月的一包精装“哈德门”香烟，希望能帮助房东驱走睡意，把有关英姑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不过，后来证明了我这种想法是有些多余的，因为谈起来英姑的事，他是那样的充满感激和热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恨不得把心里积累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让我也和他一样去尊敬和热爱这样的人。当然，他也并不拒绝“哈德门”的香味，虽然总说不如他们山区的叶

子烟那般有力,但最后还是连一个烟蒂也没有剩下。

这一晚带给我的收获是巨大的。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英姑的故事,开始懂得了人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和怀念她的原因。不过,当时还根本没有产生把它写成小说的念头。后来,我在鄂西南地区工作了将近三年,参加过那里的剿匪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也进一步接触到了许多和英姑有关的传说和事情,但也只是深深地在我的心底埋藏了下来。直到我离开鄂西南地区许多年之后,有一次偶然地向一些同志谈起关于英姑的一些传说的时候,他们听到都大感兴趣,鼓励我把这一段真实而神奇的故事写出来,以传后世。我于是就凭着那些遥远的记忆,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写出来了。

遗憾的是,我至今还不知道英姑的下落,只能根据传说,写到当时为止。也许,这部文笔拙劣的小册子出来后,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熟悉英姑生平的人们注意,写出不朽的传世之作来,那确实是我非常感激和期待的。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

那是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在湖南和湖北西部交界的山区，星光熹微，万籁俱寂。在崇山峻岭的浓密森林中，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小路，被称为山区的驿路或官道。在熹微的星光下，那被薄霜润湿了的路面泛着晶莹的亮光。这时，正是一切都熟睡的时候，山峦和森林没有一点声音，听不见鸡叫狗咬，荒凉的山区仿佛没有任何生命。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疾骤的马蹄声，打破了这深山老林的沉寂。渐渐的，马蹄声越来越清晰，也显得越来越急骤，就象暴风卷着冰雹敲击在石板路上一样。随着这越来越临近的清脆的马蹄声，在熹微的星光下闪出一个骑马的人影，从远处疾风般地飞驰过来，以连眼睛都跟不上的速度，从路上掠过，象一道闪电般地向远处飞驰而去……

随着这骑者的闪过，一阵嘈杂的叫喊声也立刻从他的后面传过来：

“抓活的！”

“跑不了啦！”

在这越来越临近的叫喊声中，只见黑压压的一群举着火把和灯笼的骑马人，也从远处疾驰而来。杂沓的马蹄声显得格外疾骤零乱，石板路上飞溅着马蹄践踏的火星，火把和灯笼的火焰映出一张张满布汗水的、被极度紧张和焦急扭歪了的脸。他们叫喊着，就象一阵旋风般地从石板路上飞卷过去……

这时候，在路旁的森林里，一个身穿蓝粗布褂裤，头缠一块蓝布头巾，腰扎一条蓝色腰带，脚上穿一双麻耳草鞋，年约二十七、八岁的人，从旁边跑过来，伏在石板路旁一棵粗大的柏树后面，看着路上发生的这一切。他中等身材，脸有些黑瘦，目光十分深沉锐利，此刻在黑夜中更显得炯炯有神。

石板路上，那个被追赶的骑者仍然在向前疾驰着。从星光下，隐约可以看出，那人穿一身夜行的黑色紧身短靠，头上缠一条红布包巾，背后斜插着一柄单刀，足穿布袜麻鞋，正俯身在疾驰的马上，不时地回头向后望着。星光衬出那一张清秀而英俊的脸的轮廓：弯弯的鼻梁，椭圆型的脸庞，一双明亮清澈的眸子在暗夜中闪闪发光。看来非常年轻，大约只有二十三、四岁，真是一个俊美的少年。

后面，那一群叫喊的人还在远远地穷追不舍，那一只只火把和灯笼的红光，在疾驰着的马上跳跃闪动着。

前面那个俊秀的骑者在疾驰着的马上向后看着，大约决心要摆脱这些人的追击，一面习惯地用双手轻轻抽出了插在腰带上的两把驳壳枪，似乎连瞄也没有认真瞄似

的，顺手向后边那群跳动的火把打出了一枪。

“叭！”那枪声在寂静的山林里显得 格外清脆。随着这一声枪响，后面那一群火把中的一个红点应声飞灭了。

那群人响起了一片惊恐的喊声，但仍然 继续向前面追击着。

那个俊秀的 骑者在马上回头看看，又顺手从左面向后射出了一枪。

随着那“叭”的一声枪响，又一个火把扑倒在路旁。

追击的那群人更加嘈杂地叫喊起来。中间一个膀阔腰圆、浓眉大眼，年约三十多岁的胖子，看来是这群人的头目，他气急败坏地叫喊道：

“给我开枪！死的也要！”

他的话音 刚落，杂乱的枪声就响了起来。那个头目也举起手里的驳壳枪向 前 射击着，寂静的山林里充满了清脆的枪声。

枪弹象雨点般的飞过来，“嗖嗖”地擦过身边向前飞去，但骑者对这些仿佛毫不在意，仍旧不动声色地 挥 动着双枪向后面的那一片火把射击着。

随着一颗颗枪弹，那疾速奔驰的火把 越 来越少。一匹匹无人的惊马在路旁狂嘶暴跳着。

这时，那个一直隐身在森林里的穿蓝色农民服装的人，也看到了路上发生的这一切，不禁对 前面那个 骑者 的高超武艺更加钦佩和赞叹。他看见追击的那些打手们虽然倒下了不少，但剩下的人还在那个头目的带领下，在后面紧紧

追赶着。他思索了一瞬，便暗暗地从怀里抽出一支驳壳枪来，在大树后面瞄准了那个张牙舞爪的头目，“叭”地射出一枪。

随着枪声，那个头目在马上痉挛了一下，发出一声惨叫，连人带马扑倒在石板路上。他身边的那些打手们都立刻惊慌混乱地叫喊着，纷纷勒马停下，有的人赶紧跳下马去抢救那个落马的头目，再也顾不得前面那个被追赶的骑手了。

路旁森林中，那个农民装束的人已经抓住了一匹落荒逃来的大青骡子，飞身跳了上去，奔驰到石板路上，朝着前面那个骑手驰去的方向追了上去。

那个穿黑色夜行衣、缠红布头巾的骑者，仍然向前疾驰着。好象没有心思去了解追他的那些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把双枪又插回到自己的腰带上，飞一般地纵马向着黑魑魑的峡谷里奔驰而去。

现在，在后面追赶的，已不是那些手执灯笼火把的打手，而是那个从森林里神秘出现的农民装束的人了。渐渐的他 and 前面的骑者距离越来越远了。开头，他还可以从疾驰脆响的马蹄声和马蹄碰击石板溅起的火星，判断那个骑者的距离和方向，但是过了一会儿，那马蹄声和火星也消失了。起先，他还没有察觉，仍然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追了下去，直到奔驰了好长一段路后，他才确实断定前面那个骑者已经离开了这条大路，不知从什么地方拐进森林里去了。他勒马停立在路上倾听着，判断着，但是，周围只是

一片黑魑魑的山谷和森林，熹微的星光映照着锯齿般重叠的山影，寂静中，除了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和路旁森林里夜鸟的鸣叫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息。他孤孤单单地在这黑暗和寂静中停立了好一会儿，终于懊恼地自语道：

“这个人真是神出鬼没！好不容易找到他，一眨眼又丢掉了。”

他不禁轻轻叹了口气，很不甘心地又向四周倾听了一会，才无可奈何地勒转马头，朝着原路缓缓地走了回去。

二

这个农民装束的骑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追踪那个穿黑色紧身短靠、骑枣红马的骑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这个农民装束的人，名字叫刘青林，原来是洪湖地区一个小乡镇上的铜匠师傅。他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手艺，练出了一手精湛的粗细铜活功夫。父亲死后，他就挑着那副铜匠挑子，手里敲着一串叮当响的铜片，走乡串村，修钥匙配锁，倒也深受人们喜爱。一九二六年秋冬之间，广东的北伐革命军打下武汉，不久，他们这一带就闹起农民协会，二十四岁的刘青林，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他虽然没有上学读过书，但从小也跟着同村的孩子们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上认识了几个字，后来在走乡串村的手艺人生活中，他也常从集镇的小书摊上，买一些手抄的小唱本，闲下来时就边认边唱，倒也渐渐地变得博学起来。加以他十几岁就随父亲出门在外，见多识广，接受新思想也快，在激烈的斗争中，他懂得的革命道理越来越多。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就成了那个区里

最早的共产党员中的一个。随着革命高潮的发展,他被选送到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去学习。在那个讲习所里,他开始懂得了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文化知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那里,他们还参加了几次真正的战斗:消灭麻城的反动土豪劣绅武装——红枪会;在共产党员铁军指挥官叶挺的亲自指挥下,击溃了向武汉进攻的夏斗寅反革命叛军。在这些战斗中,刘青林都表现得十分英勇,受到了指挥官的表扬和嘉奖,并且由于他在军事上的进步,担任了学兵中间的排长。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局势动荡最激烈,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搏斗最尖锐的一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五月二十一日,武汉政府内部的反革命派又策动许克祥在长沙进行对革命力量的大屠杀,这就是有名的“马日事变”。武汉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刘青林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许多同学提前回到了家乡。果然,到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也正式宣布实行“分共清党”政策,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大逮捕大屠杀。在农村里,土豪劣绅对参加过农民协会的农民进行了更加残酷和野蛮的报复,他们用活埋、开膛剖腹、点天灯、剥皮剜心……这一类封建暴君的毒刑,折磨那些所谓“无君无父、共产共妻”的暴徒。刘青林这个区因为有一点防备,因此,在这场事变中遭受的损失最小。他带着六、七个从敌人屠刀下逃脱出来的同志,到湖中间去,借着深深的芦苇和茫茫的湖水的掩护,白

天和打野鸭的人一起生活,夜晚就摸到那些土豪劣绅家里去搞钱搞枪,贴标语,也把那些坏家伙们闹得胆战心惊。这时,他们已经完全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县城里的党的机关遭到了彻底破坏,领导人死的死,逃的逃,谁也顾不上谁了。刘青林和剩下的这几个人,都是办农会最坚定的分子。他们面前的出路也是十分明显的:要避免被土豪劣绅剥皮剜心,就只有自寻出路,革命到底。不久,有一个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过的著名的共产党员段德昌和他们取得了联系,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无比珍贵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工农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且要在湘鄂粤赣四省普遍开展秋收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汪精卫之类的新军阀,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这个消息简直使他们欣喜若狂,真象从浓雾中突然出现了阳光一样。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支从土豪劣绅家里搞来的二十响驳壳枪,和三支当地铁匠自己制作的火枪,还有几把匕首和大刀。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段德昌这样一个好领导,干起来就更有信心了。这段德昌虽然年纪也很轻,但他在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正式受过训,后来又 到革命军的队伍里指挥打过仗,是我们党里一个难得的杰出的军事人材。他给刘青林和那几个农民骨干讲清了革命的形势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后,便和他们分散到周围湖区的农村里去,把这些道理告诉更多的在土豪劣绅的屠刀下敢怒而不敢言的贫苦农民。经过一段日子的艰苦活动后,他们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效果:秘密农民协会小组在好几个村子里又开始建立